



远
方
出
版
社

牡

丹

飘

香

一

剑

寒

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

责任编辑: 于一凡

封面设计: 新 天

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

忆文作品集

——代(精品典藏武侠)序

武侠大师忆文,原名王益文,祖籍山东临清,从小爱读古典文学,特别喜爱曹雪芹笔下的《红楼梦》。忆文性格好动,喜爱体育活动。他十八岁时考上大学,因家庭贫困,生活陷入困境,靠朋友帮助和外出打工就读于中文历史系。

在大学时期即酷爱文学创作,作品常发表在校刊及报刊上。毕业后,他曾在报社工作一年,因生活需要,开始写作武侠小说。

他自第一部《飞羽令》起,接二连三推出新作,共创作四十多部武侠巨著,有许多被香港、台湾书商买断版权,连港、台影视界也同忆文签订合同,一时成为商界的“红星”。

忆文武侠小说,内容曲折离奇,给予读者广大的幻想空间,尤其注重侠义理论与男女间的情感的谐调,被武侠界誉为金庸之后的又一位“侠坛”之星。

以作品内容而论,金庸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,古龙的小说则根本不写历史背景,不受任何拘束。忆文武侠,又和三位大师不同,他不写历史,也不像古龙写人生观,忆文特出的是,以写情为主,每一部小说,都以情事为首,最冲破旧的写作规律和框式结构,写出现代“红楼梦”中的武侠爱情故事。

当忆文先生告诉我，他写《慧剑断情丝》这部书的最后结局，整整写了三个多月，为书中的主人公“袁中笙”的爱情故事，掉了半天的眼泪，他还说不知如何落笔来完成这部最后的香艳“情系”。

至于描写武功，梁、金、古三位大宗师各有自己的风格。但忆文武功不同，他描写的功夫，没有一定的规律，他没有一招一式，也没有金庸小说那种神话中的奇功，有的只有一种功夫，他自称为香艳中的“情功”，在“情功”中最发扬自成一派的武功。

忆文武侠，其中涉及性与男女相欢的场面太多，为保住原著风格，虽作了一些删节，但仍有一些“限制节”描写，愿读者用艺术眼光去阅读观看。

武侠小说现在有这样的地位，都是侠坛宗师们努力创作的必然结果。武林有句名言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杰出的一代胜一代，这一点忆文小说中可以看见。

为了能使读者早点读到“忆文经典武侠”系列，远方出版社经过辛苦努力，终于隆重推出忆文四十多部武侠“爱情”故事。

为此，我代表作者深深感谢出版界的同仁，感谢阅读忆文武侠的侠迷朋友。因时间有限，书中有个别错误，请读者朋友们谅解，但愿能使忆文武侠，能成为你茶余饭后的好伴侣。

友人

1998年于香港希尔顿饭店

内容简介

中原大地，荒灾连年，民不聊生。

黑道魔头恶贼，占山为王，据岛为巢，打家劫舍，无恶不作。

风华绝代而侠义古肠的“黑牡丹”为追寻毁家灭门之仇，仗技只身入魔窟，广结侠义之士，力斗群魔。

寻访师妹芳踪的南宫年，决心和师妹黑牡丹一道行侠江湖，铲除邪恶势力，由此结识了憨直、热心的牛大壮和周通。历尽艰难困苦，终于歼灭了八个无恶不作的土匪巨盗。

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暗恋师妹的南宫年，终于如愿以偿，赢得了黑牡丹的芳心，双飞双栖于江湖之中。

目 录

(牡丹飘香一剑寒)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初战告捷 | (1) |
| 第二章 | 白沙湾遭匪 | (46) |
| 第三章 | 鹊巢鸠占 | (87) |
| 第四章 | 卧虎山庄 | (128) |
| 第五章 | 阴阳麻面 | (170) |
| 第六章 | 灭门之恨 | (210) |
| 第七章 | 淫僧荡尼 | (251) |
| 第八章 | 黑店遇险 | (293) |
| 第九章 | 共谋大计 | (333) |

第一章 初战告捷

梦远，中原正逢秋；

千里江山变颜色，荒草齐天尽枯骨，愁在人心头。

这是闯王李自成血洗河南后的写照，也许是山河变色触怒上苍，中牟县境的黄河突然改道而发大水，淹没下游中的几个县。

这也正应了那句俗话：祸不单行，因为就在第二年夏秋间，蝗虫成灾，赤地千里，一群群一堆堆遮天盖地的蝗虫，把田里的庄稼一扫而空。

田里空了，但人们的肚皮不能空，于是大批难民奔他乡，那时候换儿果腹早已不是鲜事。

一条黄土大道，蜿蜒的向西边伸去，隐没在凄凉的秋日落霞中，一场大雨，给行路人带来不便，不旋踵间云彩又满天，令人有着无可奈何的感触，这时候天也快黑了……

苍天的调侃，人无奈何，跨坐在黑卫上的黑牡丹，扭头望一望镶着银边的乌云，露出一个苦笑，心中琢磨，今晚该宿何地呢！

绕过一座山岗，黑牡丹轻身提纵，人已立在驴上，她手搭凉篷，遮挡住山头洒下来刺目的霞光，四下一瞥，不由一喜，双腿一分，然后又坐在黑卫背上。

于是她不再继续沿着大道驰下去，一拦丝缰，偏入路旁小道驰去，就沿着这条小径越过一丛大部份都已枯秃的矮林，又转过一段乱石迷离的荒野，一直绕向那边起伏的岗陵中，那儿正有一座红墙绿瓦大房子，半隐在一片巨竹林中。

黑卫蹄声“得得”有致的敲弹在碎石小道上，一对特长的驴

耳直不楞的竖着，两个大鼻孔，不时的怒哼一声，似在发泄着它的驴脾气。

黑牡丹姓什么？

黑牡丹是什么来历？

这些似乎对人们来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的一身打扮，一件黑披风下面，露出一双黑皮快靴，黑裤腿塞在快靴中，如果退去黑披风，短札上衣也是黑的，就连那块盘包秀发的丝巾，也全是黑的，甚至背上的宝剑剑鞘也泛着紫黑色，然而衣着虽黑，但她那露在外面的一张脸蛋却见粉白中微露淡红，柳叶眉弯如新月，杏仁眼秋波荡漾，樱桃小口上面笔直的一个俏鼻子，真是蛾眉曼彩，撩人遐思，即使她那一双纤纤玉手，也被她的一身黑色装扮，衬托得柔柔动人。

小径自竹林中穿过去，黑牡丹这才发现原来是个大庙。

黑牡丹来到庙门前的一个小场子上，庙门中立刻跑过来四五个灰衣短札汉子：

“姑娘，你怎么一个人也敢在路上走，也不怕被那帮土匪撞上。”

跳下黑卫，黑牡丹浅浅一笑，露出两个迷人酒窝，道：

“可是那赤眉寨的曹大胡子？”

可不是嘛，那个姓曹的王八蛋，领了一帮人，正堵住通往南阳府的大道，对过往客商大小通吃，连我们运灾粮的也下手拦劫。

黑牡丹这时已把她的黑卫拴在厅门的石柱上，闻言一怔，暗忖这曹大胡子不知是不是自己要找的曹彪，当下沉着道：“许昌一带，正有许多灾民等着救济，难道你们不会对那曹大胡子说，这些粮食是救灾民的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，可是姑娘你猜那王八蛋怎么说？他说他就是没饭吃才干土匪的，所以他就是灾民。”

黑牡丹走入厅里，这才发现一间大厅里正躺了十几个身受刀伤的汉子，正有一个身穿蓝长衫的老者，在忙着指挥几个汉子替受伤的人包扎，那老者一见进来一个黑衣姑娘，先是一楞，立刻又一手撩起长衫下摆，迎着黑牡丹走来，木然的问道：

“姑娘你是……”

“天快黑了，我是找地方歇脚的。”

老者伸手一让，道：

“那就随便找个地方歇着，明日一早跟着我们走吧，路上也有个照应。”

所谓照应；当然是他们顺便照应黑牡丹，因为她是个女流，在这种荒年里，一个女流怎敢行走山道。

黑牡丹浅浅一笑，环视一下厅内四周，沿着四周墙边，正歪歪斜斜的躺了三十多人，每个人身边还放了一把钢刀，只是十几个受伤的，全都躺在神案前面的地上，哼哼哎哎的低声叫着。

“姑娘，你凑和着填填肚子吧。”老者在神案上一个布包里，撕下一块鸡和面饼，递给黑牡丹。

黑牡丹没有接，摇摇头一笑：

“我带的有，不过我倒想问问，那曹大胡子是个什么样人，他手下有多少人马，还有那赤眉寨在什么地方？”

老者一捋山羊胡子，对黑牡丹看了又看，立刻叫道：

“仁豪，你过来！”一面对黑牡丹笑笑道：

“被抢的时候，我被吓糊涂了，可是我的两个儿子与曹大胡子交过手，如今小儿仁杰受了伤，嘞！”他指着过来的大儿子：“这是我大儿子何仁豪，你问他就知道了。”

何仁豪看了一眼黑牡丹，心里直觉得这么年青漂亮的姑娘家，却穿了一身黑衣裳，真是可惜，但不知她是干什么的。

“姑娘，你要知道什么？”

放下行囊，抽下宝剑，黑牡丹笑对老者道：

“我不耽误你的事，你去照顾受伤的吧。”这才对一旁的何仁豪道：

“你们这是哪里来的，可是去运粮救灾的？”

“我们是北面来的，就是内乡以北的何家集，我爹何浩然，在何家集被人称做何大善人，这次听说南阳府以东饿死了许多人，才开仓装了一百石粮食，准备送到灾区，哪想一到了赤眉寨，早被那曹大胡子运上了赤眉寨去了。”

黑牡丹一听，贝齿格格响，略一沉思，当即道：

“这么办，你去算算看还有多少人可以冲锋陷阵的。”

何仁豪双眉打结，一脸迷惘：

“姑娘的意思……”

“帮你们把粮食夺回来。”

何仁豪微微摇摇头，道：

“姑娘，你在说笑，以我看，曹大胡子往你面前一站，就会把你吓哭，嘞！”何仁豪指着大庙正门右边那个虬胡黑门神：

“看到没有，曹大胡子就是那副德性。”

黑牡丹故意一笑，举头一看大殿梁上面，垂着一根绳子，大概是用来挂宫灯用的，如今宫灯不知被何人取走，但那绳子却自梁上垂下不过二尺长。

突然间，只见堂中黑影一闪，黑牡丹竟然旱地拔葱，弹腿上跃起两丈用余，半空中一扭腰，脚尖一钩大梁，只一缓间，人又飘落下地，不偏不倚，仍然站在面色大变的何仁豪面前。

何仁豪抬头看，却见面前这位黑衣姑娘的小黑包裹，正稳稳妥妥的拴在那根绳子上，尚自晃荡不已。

“好！”一阵拍手声与叫好声。

老者何浩然看的真切，笑呵呵的赶着走来：

“姑娘，真是看不出，竟然是一位身负绝学的红装季布，巾帼英雄，老朽等人有幸，灾民们有幸了。”

“老丈不必谬赞，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，一个咯蚤顶不起一张床单来，要破赤眉寨，总还得要大伙合计。”

何仁豪一抱拳道：

“姑娘说的不差，总不能眼看着姑娘一人去拼命，岂不使我等须眉愧煞！”

有几个年青壮汉这时候也走过来，争看黑牡丹的风采。

黑牡丹一笑不作女儿态，大方的对何仁豪道：

“我已思得一计在此，你们伤了十多人，不妨等到明日晚上再行动。”

于是，她款款的席地而坐，在她的四周坐了二十多名健儿，全在听她的解说，当然何浩然也在细听……

但等到黑牡丹话一落，何浩然第一个反对：

“不妥不妥，这太冒险了，太危险了！”

微微一笑，黑牡丹道：

“赤眉寨中赤眉贼曹大胡子，并不放在本姑娘心上，你们只管照计行事，但却千万记住，在未见火光之前，绝对要把自己掩藏好，以免露了行藏而打草惊蛇。”

何浩然摇着头，但却勉强的对黑牡丹一揖，道：

“姑娘，老朽先代那些嗷嗷灾民向你一拜，你受了吧！”

黑牡丹急得双手一挡，道：

“何老丈，你仁民之心不比我小，正应受我一拜呢！”

夜，带走了人们宝贵的时光，却留下抹之不去的烦恼与痛苦，而烦恼是不分贵贱与贫富的，当然谁也免不了痛苦，因为只有神仙才没有烦恼与痛苦。

黑牡丹全身裹着披风，外加一件薄毯子，斜靠在面目全非一丈高神像一侧，她鼻息均匀，一脸安详，甚至还有着微微笑意，也许她体会得出：神仙无妙方，只知欢乐不知愁的意境吧！

就在第二天过午后，黑牡丹又跨上黑卫，离开了这座她也不

知道是什么名号的庙，临行，老丈何浩然忧戚的对黑牡丹道：

“姑娘，你可要多加小心啊！”

小嘴一咧，露出一口比她那粉脸还要白的贝齿：

“谢谢老丈。”转头对何仁豪嘱咐道：

“天一黑，就把人拉到赤眉寨附近隐藏起来，咱们这是里应外合，切记一切照上面说的办，绝不能存着妇人心。”

何仁豪忙道：

“姑娘尽管放心，姑娘既能大义勇为，我们岂能坐视苟安，自从听了姑娘的话，十几个受伤的也全要豁着干了，如今俺们这儿可没有一个孬种，你就等着瞧吧！”

拉住黑卫丝缰，何浩然意气昂扬的道：

“我也同大伙说的很清楚，把握住这次机会，托天之幸，靠姑娘的力量，一举抄了曹大胡子老窝，也免得一旦他成了气候，连我们那些小市镇全得被他啃噬。”

黑牡丹缓缓的向大庙前站着的三十多个健儿挥挥手，却见一个虎臂熊腰的大个子走来，一巴掌拍在胸脯上：

“人争一口气，佛要一炉香，老子就不信他曹大胡子那群王八蛋是阎老五派来的无常鬼，今晚不叫他们知道我屠户刘大的厉害，我就是姑娘你这驴屁眼里爬出来的。”

面露笑意，黑牡丹抖缰催动黑卫，朝着竹林小道驰去。

☆☆☆

赤眉寨地处八百里伏牛山的南面，远处是崇山峻岭，白云附巅，附近岗陵绵延数百里，赤眉寨正就在一座山岭下面，有一条蜿蜒小河，绕过这座山岭流向附近的白河，也流过通往南阳府的一条官道。

赤眉寨附近荒林遍野，怪石嶙峋，尤其在进入赤眉寨那条羊肠小道时候，一连要绕过三四里的老松林，松林中狮虎没有，却是常有野狼出没。

黑牡丹进入这座老松林的时候，从西山峰巅上直往山后滚的阳光，已是了无热气，淡淡的山风，从山谷中送来，使得黑卫上的黑牡丹有着舒适感。

突然间，老松林中有人大吼，直如空谷回音：

“干啥子的！”

微抬眼皮，发现小径上窜出两个手持长矛的喽兵挡住去路。

“俺是来投靠曹大爷的。”

“看黑驴上是个背插宝剑的黑衣妇子，”一个微胖短须喽兵笑道：

“我的妈呀！她是个女的。”

“我不是你妈，我叫黑牡丹。”

“奶奶的，我知道你不是我妈，碰面就占老子便宜。”

一旁另一个喽兵肩头碰了一下那微胖喽兵，呲牙咧嘴一笑，道：

“寨里阳气太盛，难得这位黑姑娘到来，咱们得陪她进寨子禀报一声，你说是不是！”

“对对对，黑姑娘你这里走。”

黑牡丹神情木然，冷冷的一点头，跟在二人身后直往松林深处驰去……

一路上，两个喽兵嘻嘻言笑，浑话不断，黑驴背上的黑牡丹差一点没有扑过去掐死他俩，人的嘴巴两片皮，尤其干上土匪的人，他们的那张臭嘴为了配合两手的血腥，总会陪衬上几句肮脏话馊秽语，用以提“高”他们干土匪这一行的身份！

一行穿过松林，又绕过一块大岩石，开始向山道上走去，渐渐的怪石林立，层峦叠嶂中，只见峭壁悬崖，气象万千，但谁会想到就在这形势险恶的深山中，竟然窝了一批掠夺杀人的土匪！

深入山谷中，不过三里纵深，黑牡丹已发现迎面山腰里一排长约二十丈长的木栅挡住上山小径，木栅甚高，寨门口正有两个

喽兵，各端着一根红缨长矛望着走近的黑牡丹三人。

就见那个微胖喽兵，一步走三步纵的冲到寨门边：

“是个姑娘家，来投靠寨主的。”

黑牡丹跟着二人直到寨内一座大草屋前面，才翻身下了坐骑，早惊动了正在附近各草屋中吃饭的一众喽兵，大伙端着大饭碗，全都围了过来。

黑牡丹冲着人群一笑，心中可在琢磨，大约这帮土匪还未成气候，不会超过八十人，像这种小股土匪，在这八百里伏牛山区里，少说也十多股，怕的就是他们若把力量扭结在一起，地方上就要劫数难逃了。

突然间，大草屋里一声雷吼，当门走出一个彪形大汉，只见那大汉生得十分威猛，豹头环眼，大蒜鼻子有些扁平，绕腮大胡子把一张血喷大口衬托向像个血盆，噗噜噜的一件宽松裤子，上身披了一件短挂衫，没扣上扣出露出前胸一丛黑茸毛，两只短袖伸出来一双肌肉堆起的双臂，黑不溜秋的一层汗毛，见了阶下的黑牡丹，两只扇般大手，不知搁在什么地方才妥当地直搓着：

“大姑娘，你是打从哪儿来呀！”他这一开口，露出一嘴各不相干的黄牙齿。

“我从黄泛区来。”

“干啥子的？”

“原本是跑江湖卖艺，可是连年闹灾荒，眼见一天三餐变成两顿，干的又成稀粥，只好来投靠你曹寨主了。”

双手抚摸着鼓胀的肚皮，仰天哈哈大笑，曹大胡子迈步走下台阶，像替人看麻衣相一般，直把黑牡丹细看个够，且又不住的点头道：

“成成，不过……俺看你长得这么标致，不会像个饿过肚皮的人，敢莫是来诳我吧！”

黑牡丹双眉一扬，淡然：

“曹寨主，我一路从黄泛区来，就听人说你大寨主是个英雄，如今一见，多少有些令人失望。”一边拉着黑卫准备调头离去。

暴伸右臂，曹大胡子咧嘴一笑，拦住黑牡丹的去路：

“你甭走啦，乖乖妞，就算你诳我，你又能把我曹大胡子怎么样？”回身走上台阶，曹大胡子猛的一转身，双手往他那水桶似的腰杆上一叉：

“你一个女子，如今竟大着斗胆跑到俺这土匪窝里来投靠，一定有两下子，那就露两手叫俺瞧瞧。”

黑牡丹冷然问：

“这也是赤眉寨的规矩？”

“什么规矩？除了头顶上老天是老大以外，俺曹大胡子就是老二，在这儿俺说了算，你可不要忘了，有本事俺就请你站中央，没本事那就站两旁，俺这么一说，俺的乖，你该懂了吧！”

黑牡丹一笑，把黑卫牵到一边，缓缓走到场子中央，立刻引起所有喽罗们的围观，绕着台阶，连成一个大圆圈子，后面的还拼命往前挤，把个圈子愈挤愈小。

曹大胡子不由大怒，破口骂：

“娘的挤个哈古景，还真以为人家大姑娘在耍把式呀，快去买点几支火把来！”

天全黑下来了，赤眉寨的这片草场上面，却变得人潮汹涌，打情骂俏与品头论足之声，此起彼落，偶尔还会引起一次哄笑。

五六支熊熊燃烧的火把，把这方圆十丈的草场，照得通红，众喽兵在曹大胡子的叫骂声里，又纷纷向后退，挤挤蹭蹭的腾出一个方圆四五丈的圆圈子来。

黑牡丹伸手拔出背上宝剑，火把的照耀下，剑光泛青，冷焰逼人，只见她横剑齐眉，斗然沉腕，冲着台阶上的曹大胡子一礼，拉开一个起手式，开始舞动起来……

初时也只在原地稍作比划，渐渐的只见碎芒激闪，有似烈阳

下水面金星打闪，急骤处，碎芒一变而成一束束天边彩虹，那剑芒激起的啸声，挟着一股泛肌裂肤的威势，把围观的众喽兵，看的眼花撩乱，不觉纷纷后退。

黑牡丹一面挥剑疾舞，心中暗忖：如果这时候一举刺杀曹大胡子于当场，势必引起一众大小头目与喽兵们的围杀，情势上一定不利，而且天才黑下来，何老丈那帮人不知摸进这赤眉寨附近没有，万一接应不上，自己必将处于险境，虽说自己不惧，但终于事无补。

心念间，黑牡丹决定放弃当场刺杀曹大胡子的想法。

这时候黑牡丹正舞到分际，突听她怒叱一声，一个鹞子腾翻，半空中就听“嚓”的一声，一支火把已被剑锋扫落地下，那跌在地上的火把头尚未熄灭，黑牡丹已倒翻到另一火把前面，持火把的人才一怔间，火把头也被削落在地，转眼间六支火把全被她削落熄灭，于是又是一个飞云纵，黑牡丹已经飘飘的站在场中央，她那气定神闲的模样，何止是震惊住在场的众喽罗，就连台阶上大刺刺的曹大胡子，也不由咧着合不拢的大嘴巴叫好不迭……

就在一阵短暂的窒息中，闷雷一般的叫好声，突然间爆发开来，声震四野而荒谷回荡，久久不绝。

黑牡丹收住势子，冲着曹大胡子倒剑一礼，反手把剑又插回剑鞘，跨前两步道：

“雕虫小技，难登大雅，寨主你多指教！”

曹大胡子扑扇着巴掌，有如一头老猩猩般“叭—叭—叭”的拍着，道：

“俺的乖，有这么大本事，还会饿肚皮，你这不是在糟踏这身绝学嘛！好！俺就收留你，这事不过还有得商量，等我琢磨琢磨看能给你弄个什么样的交椅坐坐！”

其实曹大胡子心中早有了安排，只是他的那种安排，却不便

于当众宣布。

别以为曹大胡子四肢发达，但头脑却不简单，是所谓的粗中有细型，表面上装成一付不懂情趣的端着山大王的威仪，骨子里活脱一头发情的野熊，只是他强自按捺着那股子贪婪，色急的邪恶丑态。

曹大胡子一手搔着胡叉子，对着一众喽兵喝道：

“已经刹戏了，你们娘的还围在这干鸟，难不成还要吃人家一口啊！”一面更提高声音，道：

“送坛酒来，再叨拾几个菜，我得陪咱们这位新加入的黑姑娘喝个见面酒。”

黑牡丹摇手又摇头：

“我不喝！”

“为啥不喝？”曹大胡子楞不叽的问。

黑牡丹指着正在离去的一众喽兵，提高声音道：

“有酒大伙喝，有肉大伙吃，我才到赤眉寨，既未有名份，又未曾立功，怎可先吃肉喝酒而不管别人眼红？所以这顿酒我不喝。”

仰天哈哈大笑，曹大胡子伸出似棒槌般的手指头，指着黑牡丹道：

“真有你的，你这是到我这赤寨上来修行的，也罢，今晚我反常，一切全听你的。”说着高声叫道：

“王八蛋们全听到了吧，你们他娘的这可是秃子跟月亮，顶着光了，还不赶快谢谢人家！”

“谢啦！黑姑娘！”谢声此起彼落，曹大胡子却直乐哈，因为他也正在面前这个黑绵羊的身上下功夫呢，只等到时机成熟，曹大胡子自然会理成章的披上虎皮，一口就把这头黑羊吞吃下去。

于是，就听他又高声叫道：

“一间屋子里拿一坛，喝光了早些困，赶着明天还要下山做